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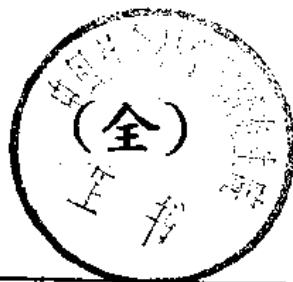
據

清·王琛等修張景祁等纂
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影印

福建省

邵武府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19/08



10097234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邵武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疏，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水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重纂邵武府志序

昔人謂作史之難莫難於志紀傳之詳畧視秉筆者之裁度可繁可簡也若作志則必博稽掌故網羅舊聞以資其考證務使條分件繫綱舉目張而無私意增損於其間然後成一代之鉅典郡邑之有志亦若是焉已矣其在通郡大邑魁儒碩彥之所薈萃典章文物

序

之所留貽採訪搜輯猶易為力至於窮陬僻壤文獻闕如而又值水火兵燹之餘思欲拾遺訂墜以成一郡之志不亦難乎光緒丙申夏六月余自温州移守邵武適前守王雪廬前輩纂修郡志未卒業而受代迺舉是編以屬余余喟然曰是守土者之責也君為其難吾為其易雖謗陋其庸敢辭謹按邵武有志

自宋上官氏和平志初始於前元陳士元武陽志踵事於後沿及有明郡守馮公孜夏公英邢公址魯公史先後續有修輯而書皆不傳今所傳者惟

國朝乾隆中張公鳳孫所纂蓋繼汪公麗日張公一魁而作也距今百三十年無有起而增修者咸豐丙辰丁巳之歲粵寇雲擾邵武郡

序

縣相繼淪陷舊志板片悉燬遺書亦僅有存者若不及時纂輯不且湮沒不彰已乎夫扶輿清淑之氣融而為山川毓而為人物山川之形勢夷險亘古不易可按籍而稽也若人物之應運而起者或以文章道義馳譽於藝林或以忠孝節廉見推於里黨幸而致身通顯則有國史氏為之表章盛烈不幸而棲蹤

重纂邵武府志序

郡縣有志自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志始其例實本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然周所謂邦國猶今一省非第為一郡言郡者省之分積郡而成省積縣而成郡大小殊而形勢一也省無志古今何所鏡郡無志又何足以徵文攷獻此有省志尤必有郡志輔之者歟福建通志脩於同治間距今僅二十餘年邵武志則自乾隆三十五年郡守張鳳

序

孫取郡人施鴻稿脩之百三十餘年未有繼之者原版蕩然無存書亦僅存兩幅其自乾隆以後應入郡志者通志未之入已入通志者郡志無所係此則守土者之所滋懼而不敢辭其責者按邵武舊有宋上官氏和平志元陳士元武陽志略明馮志劉志夏志邢志魯志今皆不可攷矣即我朝康熙九年汪麗日張一魁先後續志亦無從取而讀之今幸張鳳孫所脩尚存兩副倘並此而無之

邵武一郡不且終無志乎無志以紀之後之守此土者將何所則效而成為一方治耶此志之不容不脩脩之不容不亟亟也顧邵處山嶺間地方瘠薄籌畫良非易易經費又不欲取諸民款或不集事遂中寢纂脩之任非博採群書適形其陋然輟轉歲時而未成書時過境遷勢必半途而廢余深悉其弊不敢以難行見阻今幸同志贊成因酌提各屬閒款以成之自光緒丙申三月屬稿訖於下

序

二

酉六月告成舊志所未合例者更之所未詳備者補之複者汰之謬者正之合張志所取施稿為一書計三十卷稍稍完備則亦元和郡縣志例也後有繼者無俟年代久遠而隨時脩輯之以永其傳尤余之厚望也夫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知府鹿邑王琛序



巖穴伏處衡茅有欲求沒世之名而不可得者此作志者所以輔國史之不及而於人物一類尤當博攷而旁搜也邵郡僻處巖隅風氣質樸乾嘉以還方聞綴學之儒猶多闡明性理紹龜山紫陽之餘緒者而著述有傳有不傳咸豐之季兵事繁興鄉人士仗義勤王臨危授命者指不勝僂下而匹夫匹婦猶有

序

三

奮其義憤甘以身殉者而姓名有著有不著不有鴻儒鉅筆勒諸簡編則亦泯滅終古已耳今雪廬前輩蒞任未久遂能搜訪遺事表揚志節以垂耀於無窮是則仁人君子之心與作史者發潛聞幽之旨何以異耶余不敏承乏其後竊喜是書之規模體例繁然具備蘊然不淆增於前志者奚啻倍蓰且其籌

度經費儲庫以待功不勞而事已集亦何庸復贅一辭惟日率在局諸君子勤加編纂俾得赴期歲事以副前輩誼誨之盛意而余亦得附驥以傳可不謂厚幸矣乎後之守斯土者果能徵文攷獻隨時增輯其不至書闕有間可知也刊既成爰記其崖畧如右以諗來者

序

四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知府江都徐兆豐謹序



明成化丙申知府馮致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朝政此治亂得失之所繫也若夫輶軒徧歷省風問俗亦太史氏之職掌焉今之郡縣古列國也在一縣有一縣之志在一郡有一郡之志在朝廷有天下之志以載山川風土民物之事由來舊矣我太祖高皇帝掃平僭據混一天下自鴻濛肇判以來天下一統之盛未有能過之者天順辛巳大明一統志成頒示四方此卽所謂天下之志也成化癸巳致延鄉貢進士郡人甯堅與之言曰天下之志久成而吾郡之志缺焉不修固我守土者之責抑亦鄉賢者之責也願與吾子修之堅曰郡古

舊序

有專志今漫不復存一郡四邑之事所存者紙不滿百幅所謂掛一而漏萬者也文獻不足尙何所徵攷曰予性酷好積書雖不能讀所積之書頗多迺盡出其書商榷凡例悉依大明一統志遵時制不敢僭也或有該載未盡者則各以類附前同知王琳今推官廖鐸皆踴躍贊修己未秋同知王佐通判崔鐸至亦同心協修堅手不停披目不停閱繼日以夜者四年書始成事以類聚目以類分目以引其端事必覈其實爲卷三十有六總若干萬言一郡之典章文物上下數百年之事於是乎粗備郡人許卓暨鄒允祐亦考輯焉大率草創討論修飾皆堅數年刻苦之力若夫訂正潤色則致也實總

其成是雖紀一郡之事然敦彝倫厚風俗崇正道闢異端表忠節斥怪誕重民力固邦本親君子遠小人則又是書倦倦之餘意固知古志不存莫由可考而古今典籍缺者尙多傳不足也擇焉未精語焉未詳直筆不若董狐叙事不若左氏雅不足也杵麋五色石密補千孔漏尙俟博雅君子

舊序

二

成化甲辰知府劉元序

成化癸巳前守南文馮師虞暨鄉貢士甯永貞修纂邵武府志凡三十六卷事甚悉言亦文而義亦精矣癸卯元上趨京師舟中再取閱焉自笑識淺見偏意不能無少去取益損於其閒也遂編次爲槩十卷明年春三月復抵任公餘詢訪故老搜求遺志得宋上官氏和平志元陳士元武陽志畧又得上官弋陽邵武郡志及存齋之後家藏武陽志乃知郡乘之述作其所由來也非一日矣前志序謂古志存者紙不滿百幅其未見和平等志否耶於是三復披閱參互增損追秋七月始脫稿協力校正則同寅南海劉復之餘千萬一原郡人

舊序

三

致仕司訓楊文清也而庠生陳清輩亦與有檢閱校讐之力焉若夫合先後志以精擇之補其闕遺文其蕪陋則尙有俟於後之君子云

宏治乙丑編修莆田黃仲昭序

邵武府志皇朝成化初郡守馮公孜嘗修之成化末郡守劉公元復修之皆祖元陳士元武陽志畧及宋上官氏和平志而纂集者也論者謂馮志太繁劉志太簡繁則簡帙浩重恐郡人不能盡得也簡則紀載濶畧恐文獻或不足徵也今郡守夏公育才蒞任之初欲周知民情土俗因索而觀之深以論者之言爲然思欲合二志而折其衷并續志所未登載之事以郡之當務尤有急於此者未遑及也既而婚別奸欺撫摩凋瘵人心和而天道應五風十雨連歲大穰至是則郡政修舉罔有缺遺矣乃走書以重修郡志見委予以老倦不能

舊序

四

事事固辭及公六載報政北上貳守陸侯懋昭又申公命遣冠帶義民上官祿奉書幣來莆敦請予又力辭公在京師聞之又託余郡守陳公志學及余友侍御陳君時周道意於余謂必欲一往以慰勤企既而公畢事重臨復遣郡史朱大輔賁道途之費以申前請余感公情意懇切不敢終辭也遂襄書啟行至則合馮劉二志而櫟括增損以成編且隨事敘論俾可見之於行不徒爲空言而已也故於山川則別其夷險以示防守之宜於戶口則較其消長以驗教養之實於土田則稽其萊闢以行勸懲於陂塘則紀其廣狹以杜侵奪於賦稅之徵輸則視歲豐歉而處之有方徭役之徵發則視產高

下而使之適均於風俗則明其美惡而使民知所因革於物產則著其利害而使民知所趨避於學校則示以古人爲學之法於祠廟則示以邪正去取之辨於郡之官僚既類次其應任之序而復表遺愛以示將來之勸於郡之人物既類萃其先賢之蹟而復著奸佞以示將來之戒此其大都也他凡郡之所有事無巨細莫不皆然雖詞意謫陋無足觀者然爲政君子倘採擇而施行之則其於郡之政治風化亦豈無萬一之助哉公以名進士拜冬官主事遷郎中應知延平邵武二郡皆綽有惠政在民今復銳志以成是編以爲一郡資治之鑑則其惠政之流衍又豈有涯涘耶是役也陸侯及通守

舊序

五

陽侯元用節推朱侯奎文皆有贊襄之勤而邵武縣尹姜侯桂效力尤多始事於宏治乙丑之三月凡十閱月而脫稿其發凡立例選擇去取則予不得辭其責而輯錄警校則鄉貢進士署邵武縣儒學訓導事何君欽實任之至於採詢事蹟質問疑誤以及提督書人刻工而終始其事者耆民李軒亦與有勞焉

嘉靖癸卯知府邦址序

予守邵陽觀於志載將省風制治是資漢以前遐哉邈矣觀始於吳五胡不足徵也觀於隋唐五季不足徵也載觀於宋元不足徵也觀於今成化丙申前守馮子師虞始選甯堅探武陽志畧草創之甲辰劉子仁甫兼採和平志刪削之宏治甲子夏子育材聘編修黃公仲昭兼二志而修飾之三志得失異同識者可考而知是非進退之際吾則於甲子志有疑憾焉嘉靖戊戌郡中士大夫僉謂典籍之於邦國如元氣循環流行不可間斷今去宏治甲子將四十年政令之因革人才之興謝建置之廢舉時變之高下及今不作後將奚觀遲

舊序

六

至壬寅址乃以請於大巡徐公南湖公曰吾觀於閩惟晉江陳子見吾庶幾可與此者乃聘陳子址繼又以請於大巡高公雲川公亦曰俞乃速陳子是年四月二十五日陳子至自泉州址迎而謂曰當道諸公與址與邵陽學官大夫及士庶人所望於子者深矣子盍慎諸陳子曰志亦史也自古難之矣愚非其人也何如其爲慎也雖然志之失有三莫大之罪在於失實其次失體其次失辭簡陋疏謬之失不預焉吾惟定體覈實據事直書不文不明之罪吾固不免不公不慎吾知其免矣夫吾又何慎哉乃以五月朔日披簡書九月二十五日落稿觀凡立例提挈綱目貫事爲志皆敘論以發其端

而一其歸趣未嘗不擊節歎賞其善學遷固能採毒畦以下諸家之長爲近時郡志新裁典則也乃若志天文地理王制以法三才列五類以倣五行著二十八篇以比二十八宿作二世家以配流峙則址不敢知陳子亦不敢僭所可知者惟其綱舉道義之宗旨理衆言之亂事即可稽之實體振近志之陋而其是非指義始終不悖謬於聖人此則陳子平生志意獨詣址所深知者也是有作庶幾以爲資治昭鑑無負當道諸公邵陽學官大夫士庶人之望矣乃遵雲川高公命遂錄諸梓

舊序

七

萬厯丁巳知府督史序

歲丁巳冬仲余奉上命守昭武浹月而邵武令吳君以郡志成將登木持目示余爲綱者十爲目者九十一爲卷者十二曰是按臺陸公徐公李公所檄修縉紳侯公吳公所哀次而歲薦朱文學謝周上官邱生所參訂者也先生至盡篇而櫛句而比爲此邦簡冊光垂之永永余受而讀之所記載茲土之實燦如也已又井井如也余不文曷能贅一辭顧郡邑之有志國史之遺也史第記公卿大夫言動之一端而所謂山川土田人物風俗之屬或別有籍而志則靡不採集矣故夫史要而志繁也史褒美譏刺了無虛隱卽君相之威靈世子

舊序

八

公族之隆貴侃然執筆議其後而志則勢家權要有不得不避忌者至所稱引或浮於質弗顧焉故夫史直而志諛也無已其繁而要之諛而直之以無失古史之意乎不揣僭爲更削稍取諮詢所逮及師儒野老所陳說者而附益焉抑又不勝蒿目而愴心者我國家道化醞濃德澤翔洽今天子壽考錫極登閣上理吾邵宜士奮民殷尤邁成宏嘉隆之世而胡科甲寥寥不得比福泉諸郡什之二間聞蕭索戶口衰減視肅皇帝末年不啻亡什之三四也其作業奢而耗敗與其貪殘股削吏治弗修使然也黃霸之治潁川尹翁歸之治蜀非有強察鉤探摘人之陰若神鬼然而卒之事治民安彬彬禮

讓吾儕之理邵者責將安諉勿謂轉移之機不捷於風草也
邇來遼左被兵卒脆而饑竭當事者至括羨積增賦額裁僱
役以奉戰士邵當閩極西國萬山之中原澤瘠窄物產薄寡
力不能給轉輸將來或不逮今憂方大耳讀志如陸公巖
周公時中楊公衡勞來撫集豈非前事之足師者耶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是在吾儕矣若乃編輯纂述成此方鉅典則一
文士事且諸君子固饒爲之豈惟邵足稱不朽卽他郡國可
備裁也卽一代統志可備採也容繁稱與容繁稱與

舊序

九

國朝康熙庚戌知府汪麗日檄

一方之志猶國之有史也卽山水輿區不無可傳法之人爲
鑑戒之事或曰安得良史才奮其筆以爲光而忽忽數十年
漸移漸遠傳信傳疑久之十不得一百不得一雖欲舉其人
如無其人雖欲考其事如無此事雖欲採其人其事於其地
如無此地他日輶車過而問焉茫茫塞默此有心之所嗟也
余忝蒞邵陽其羣峯傑出川流縈紆政簡矣民斯和時甯矣
俗亦靖間寓目而興懷感傳聞於前古及按舊志之起訖去
今已遠如光澤泰甯兩志則又湮失無稽牧斯土者其將若
之何是以思繼起之在人欲傳書而未已然必不可少者述

舊序

十

斯時之事而必不可更者有前此之書其曰十綱曰九十目
垂模範於有宋之世取典則於壺公之墟事類秩然義言縷
析亦云備矣而立詞工拙去取何從跡有僞真久難辨識則
姑存之已耳至於數十年中

天家奠定與世更新此方介在閩西或天行之不淑或人事之
多愆或興一而害或草一而利或故老能談遺事乃限以衣
冠遂缺佳論或宗牒猶存芳架乃淪於卑族未獲崇褒或入
之才德皆成終於芳蘭深谷願在知希或事之拯濟良多時
而託履雲霞翩然竟去或怪事可愕徒爾相忘或奇跡難堪
異時乃自安得不彙而存之以迄今之書爲考古之助仍其

條目使觀者易爲解也然尤有言於此由衷立事不貴虛文
首藉開齋暫遲延請先商之搢紳先生子矜賢士以及碩抱
幽人龐眉逸叟其有擇而錄者剖其隱緒詳其初終一一聞
於縣或聞於學先後達之本署庶幾平心衡列想見幽深鶴
圃琴疇細加點校余猶不自秘也稿齊之日仍集同事訂核
有一人然而衆人以爲然則存之有衆人否而一人以爲然
則削之示以至公羣其鄙穢若夫倒置是非燬紊短長在涉
筆時亦足窺其心矣與衆斥之夫復何辭雖然余之言切余
之望殊殷也期於十日以內遞至各所欲言大業煌煌特茲
清暇

舊序

十一

康熙丙寅知府張一魁序

余宰涪安欲學海忠介故刻學海堂今守樵陽讀邢公址志
故補邵郡志皆余政治譜也昔傳僧祐與其子季珪皆令山
陰山陰獄訟繁積父子並著治聲時以爲傳氏有理縣譜不
以示人然乎否耶夫時勢不一事變各異風俗不同安所得
譜而概之使余以治涪安者治樵未必治也以治樵者治涪
安未必治也治理有諸郡邑有志亦師其大意而已樵之有
志也自宋上官氏和平志始也元有陳士元武陽志畧又有
上官弋陽邵武郡志及存齋所藏武陽志至成化初郡守馮
公孜修之後又有劉志夏志今皆不及見惟嘉靖二十二年
邢公址修志聘見吾陳先生秉筆余得而讀之謹嚴不苟文
亦峭潔可誦至萬曆四十七年郡守魯公史所修則收採稍
汰文亦委靡矣

舊序

十二

國朝康熙九年汪公麗日守邵續之亦多簡畧且舊版多湮新
版不接零落未成帙也余暇讀邢志參較近日昔何以人文
蔚起多忠正經濟之才今則仕籍寥寥鮮幹國救民之彥昔
何以理學昌明接濂洛關閩之傳今則文章庸弱無經術濟
世之學昔何以山丹水碧有環玉停膏之蔭今則崩枯傾洩
有枯涸寒儉之象昔何以輪將恐後有涪模馴畏之良今則
鞭撻追呼有頑梗刁疲之俗雖兵戈之後難遽返舊毋亦司

牧之官治理有遺乎詳考志載中豈無古人所已行可以學步者乎豈無古人所未行自我行之仍不悖於古人者乎志中在昔守令治化之迹事事可稽皆與古循良黃霸文翁龔遂諸君子不相悖者也

舊序

十三

乾隆庚寅知府張鳳孫序

方州之志所以省風察治或數十年而一修或百年而再修未有如邵武府志之閱年久者丙戌冬鳳孫奉

命來守此土謁 觀察嘉應楊公首以茲事相屬曰非其時非其人皆不可以議此今機緣適遘惟君之任其毋辭退而披覽前志則明萬厯己未魯守所修本已漫漶殘闕不可卒讀國朝康熙庚戌汪守續本寥寥數帙空目甚多蓋外史氏之失掌百五十年於茲矣方欲徵文考獻從事編摩會奉檄權福州再攝延平閱歲還治乃與邑之士大夫咨詢典故訪求遺佚前乎魯志者宋之和平志元之武陽志明之馮志劉志夏

舊序

十四

志邢志皆不可復見即魯志亦無完本惟張氏慶曾家所藏脫落畧少屬教授鄭君念榮集數十本校補之遂爲全書既而從鄉先輩李公由中家得康熙二十五年間郡人施鴻爲張守所作志稿體嚴而義精一以明嘉靖間邢志爲藍本不惟近者有可徵並遠在二百年以前久湮之書亦得窺見其面目豈非快事歟時方清晏歲豐人和紳士踴躍集繕寫費於是裒聚羣書啟館授筆札俾諸君子參考互訂即以施稿爲藍本稍變其例分類纂輯鳳孫時於簿書之暇斟酌損益折衷於家大人以總其成凡爲門二十有四卷亦如之統計全部得四十餘萬言經始於戊子仲秋至是脫稿則庚寅閏

五月也昔宋景文撰新唐書自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斯志何能與古人爲役顧事求其最不敢濫也言遷其要不敢蕪也補百五十年未備之典章文物而卷帙有殺無增庶幾藉手以報臺司之委屬焉耳若乃蒐採之勤筆削之慎考證之詳實諸君子是賴遺其時又有其人而後可庶事夫豈偶然哉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知府華亭張鳳孫謹序

舊序

五

錄郡人施鴻論

陳見吾先生曰志之失也莫大於失實其次失體其次失辭簡陋疏畧之失猶可補也蓋失實則雖體與辭不失皆恢張之語矣司馬遷父子世官當時朝廷公卿將相皆所交遊故自漢高以後皆實錄也班孟堅以國戚歷漢廷叔皮大家一門繼述陳宗尹敏孟異之徒交相左右故叙事實實無虛諛自是以下雖體辭時有未當亦必以實爲主彼受金索米貶筆貢諛者何取焉予生也晚去明初二百餘年而上官氏和平志陳士元之武陽志畧上官弋陽之邵武郡志存齋家之武陽志皆未得見乃欲以寡陋之胸矜體辭之美竊恐見笑於見吾先生矣而太守梅菴誤以相屬此所謂蠅蚊負泰山者耶

舊序

六